

往事難忘

吳伯楨

我已記不起是那一天我開始認得誕生兄。民國卅一年九月底，我到了平越。初到貴境人地生疏，由不了陣子窮忙和 Orientation，以適應環境。等到新生訓練完，開始上課，才算要定下來。那時，我的「國語」也惡性補習得有點頭緒，因此，逐漸參加各種課外活動。

大概就是在合唱團中開始認得誕生兄。民國卅一年一年的新生中着實有好幾位會唱的男同學。我們一開始就弄一個 Triple-Quartet，水準相當高。但是另外還組織了一個一般性的 Chorus，由管理系四年級的陳光兄擔任指揮，人數還不少，唱的是一些較通俗歌曲。我一下子就注意到誕生兄。倒不是因為他講的一口廣東國語，鄉音惹耳；而是他那一本正經，放開嗓子窮唱的態度，非常惹眼！說實在話，誕生兄的聲樂造就並不算高。但是在唱的時候，他永遠是全神灌注，全力以赴，非常的認真，令人印象特深。再加以他的為人非常熱情而隨和，因此一搭便上。很快，他就發現我這位一口廣州土話的「非廣東佬」。很快

臉孔，善跑不倦的雙腿，和從不抱怨的工作態度，總是到處受歡迎的！

說實在話，我和誕生兄不能說是非常深交，在三年同學期中，我們常因課外活動的關係而在一起工作。我對他的瞭解，主要便是由他在各種團體活動中的經驗得來。他是那麼熱心服務，不辭辛苦，不搭架子，不計成敗地工作。這些美德，發揚了廣東人的勇於任事的精神，更充分代表交大人硬幹苦幹，但求耕耘的作風。

他不是一條英雄好漢，沒有轟轟烈烈的事跡，但是他却是一位實事求是，堅守崗位的戰士。英雄好漢，可能名重一時，但我却更佩服那些默默沒聞埋首苦幹的人。羅馬不是一日造成的，羅馬更不是任何一位英雄造成的，它是由多少不見經傳努力工作的人，累月經年築成的！有很多人常常嘆息說交大沒有「偉人」，連做部長的人亦只有一兩位。我以為這正是交大精神正在——建設的枝幹，社會的中堅。交大人不善於吡叱風雲，樸實無華，為衆人所倚重。誕生兄一生樸實無華，從在校中服務同學，一直到畢業後服務交通機關，廿多年來，都充分表現他樂觀的性格及認真

，我們就變成老友。

誕生兄是一位很 Active 的人，他高我一級。那時，學校裡的廣東佬相當不少，也非常活躍。經常舉行合唱會、球賽、營火會等各種活動。在這些活動當中，自然少不了這位「鹹蛋」的份。他不善於打球，却是啦啦隊的基幹，吶喊助威，最為熱烈。在游藝會上，他是花樣百出滑稽突梯的要角，還記得他有一次扮演「卓別靈嘔劇」，維妙維肖，博得不少掌聲。礦四的張銓，也是一位喜歡唱歌，而富有創造性的藝人。他們兩人一搭一擋，用國語，廣東話，英文，唸詩唸詞，居然抑揚頓挫，煞有介事，或滑稽突梯，笑痛肚皮。至於扮男裝女，扭捏作態，更是拿手好戲，確為平越山城帶來多少的笑聲。

起初，學校中尚有基督教青年會的組織，但是，因為領導乏人，活動漸少，繼之而起有基督徒團契，工作相當熱烈，而且以自己雙手蓋了一所禮拜堂在學校門口為登峯造極。在青年會及團契的活動中，誕生兄也是一位熱心的工作份子。他那副永遠掛着笑容的

工作的態度，如今，忽然，聽說他「走」了。他走得如此匆匆，就如夏日晚霞正趨燦爛，突無踪跡！

在臺灣這許多年來，因為各人事業不同而和誕生兄見面的機會並不多。數年前他奉派往中南美洲考察香蕉運輸的業務，領隊是一位青菓界有名的女大亨，臨走時我正好趕上送行。他笑謂：「老吳，我這回可真的當了道地的「觀音兵」了！」——還是那副在學校時同樣的樂天的樣子——自己取笑自己。

別矣，誕生兄！懷念着往日多少歡笑，我只恨秀筆何鈍，無法表達對他做人的仰慕及對他盛年逝世的悲哀，但願全能的上帝，保守你純潔熱情的靈魂。

捐助陳故學長誕生子女教育基

金請送交下列地址代收。

台北市中正路餐旅服務總所

陶德麟

台北市開封街一段四號公共工程局王作揆

高雄車站餐旅服務所

王謙